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三年歲次癸亥金熙宗亶皇統三年春正月己丑朔上不受朝詣慈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遂拜淵聖皇帝于行宫北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私産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税併歸之官從之仍賜詔奬

諭

戊戌上疏食齋于常御史遣太師秦檜册加徽宗謚曰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已亥上親饗太廟秦檜為大禮使簽書樞密院事程克

俊為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士街為

終獻士街儀恭孝王子也是日平旦上自宫乘玉輅秘

書少監秦熺執綏大臣兩省監察御史武臣正刺史以

上朝服分左右騎道禮畢鈞容直作樂導駕還宫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貼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

壬寅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廖剛卒年四十七

癸卯太師秦檜等上表請立中宮詔答不允熊克小歷在壬寅蓋誤

設度牒並權住給降諸路已降未賣者拘收繳尚書省　户部尚書張澄入内内侍省都知諤並進秩一等以車輅仗衛畢工故也　臨安府言獄空詔奬之

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

七齋令為齋十有二曰禔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特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高閌擬齋名在二月乙酉令併書之

乙巳詔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顯忠令任俸給特免減借從所請也

丙午權禮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王賞言皇帝親饗太廟聖孝格天前數日陰雲欲雪至日澄霽伏望宣付史館以昭聖孝從之　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誼復秘閣修撰知廬州　左朝散大夫許中復直秘閣知

揚州直徽猷閣知揚州陳兖移知潭州　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秦棣乞前後御書經史並以墨本頒賜諸州學宮從之

丁未安吉縣布衣談庚言本邑去秋有圓瓜並蔕合而為一此實皇帝孝治天下故見祥瑞以昭天意詔勿受自今有似此技獻者皆却之　武功大夫吉州刺史閤門宣賛舍人鄂州駐劄御前揵勝軍副將楊浩除名昭州編管浩岳飛部曲坐謗訕朝政及私令人上書詐

不實也

巳酉上謂宰執曰朕不畏多事事若多必入思慮大抵無事則怠忽易生不可不戒於是秦檜等贊聖謨宏遠天下幸甚又曰此所謂勑天之命上大善　殿中侍御史江邈權尚書吏部侍郎　詔大理寺丞袁柟燕仰之往靜江府推劾廢皦閤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以聞先是舜陟帥廣西因奉詔討郴賊駱科餘黨以饋餉不繼與轉運副使吕源有隙舜陟劾源沮軍

事時有府吏徐等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遂之等乃陰求舜陟過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奏舜陟因生日受知邕州俞儋百金又盗官馬八百餘匹贓汚僭擬傲慢不恭萬一别生不測為患不輕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説遂奏遣栴等雜治仰之瑛子也瑛青州人宣和戸部尚書直秘閣新知邛州宇文梆勒停以言者論其夙負故有是命　監文思院何幾先罷言者論席益之守平江府幾先出入其門是時

同朝大臣協心體國力佐恢復之勲而益嘗受知呂頤浩幾先傅會其意屬頤浩被命按閱江上屯營經由平江幾先乘此設為秘計勸益力説頤浩此行非策當有擠公於後者頤浩大以益説為然於是托疾於常不復前進是時朝論由是不復和一實自幾先發之今近居轂下安知其不包藏禍心密籌詭計以伺投隙而發故有是命

辛亥監察御史李文會守殿中侍御史

丁巳興寧軍承宣使張子蓋為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初張俊之薦王德代掌其軍也德以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顧暉為軍中統制及俊罷樞柄德乃不禮子蓋等而罷之故有是命俊與德始有隙

戊午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是書良史在汴都所著也奏入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檝國子司業高閌看詳來上遂特改京官趙甡之遺史云良史初補文學既得三京地東京留守司俾權知東明縣良史乃搜求京城亂後遺棄古器書畫買

而藏之會金人敗盟良史無所用心乃教學講春秋及復得還遂盡載所有骨董而至行在上大喜於是以解春秋改京秩自此人號良史為畢骨董

二月己未朔詔自今宰執轉官加恩正謝日衣帶鞍馬並依格全賜更不減半

庚申國子司業高閌特引對閌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當取聖裁上曰自有祖宗成法閌曰有慶歷元祐紹聖崇寧法有司未知適從若出於聖裁則行之乃久閌又奏舊太學辟雍皆有御書今亦乞建閣以

藏御書仍顧特灑宸翰加恵多士上許之閎又奏有一事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通士習詩賦已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閎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已上曰近侍讀官程瑀亦論經術閎曰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試以雜文上曰詩賦亦雜文也閎曰取士以經義為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為四場不能無礙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論策各一第三上可之

辛酉太師秦檜等三上表乞選正中宫詔俟懿節皇后撤几筵日取旨　太師尚書右僕射秦檜以進書恩再封秦魏國公檜不受

壬戌上初御前殿特引四參官起居自建炎以來始有此禮

癸亥上曰近代獻書者時有怪誕祥瑞之說此與訛之漸不可長也前代往往喜聞圖讖朕所不取

乙丑更名永祐陵曰永固先是有旨從官同議定自是

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永固二字不犯歷代陵名從之此似因王鈺建言已見紹興九年二月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入對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至孝格天文德來遠慈寧以寧親永固以寧神偃兵息民天下大安則其仁固大矣曩者金人犯闕陛下毅然請行志存宗社及登大寶力圖恢復任賢去邪斷自宸衷而宗社再安則其義固大矣臣以是知陛下足以大有為願慎守此道而力行之太平之基實在於此後五日上

謂秦檜曰文會力陳仁義甚善朕令録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觀覽上語在庚午今併附文會入對之日熊克小歷修潤其詞非文會本語也今從元奏

丙寅上曰為君不知春秋昧為君之道為臣不知春秋昧為臣之道此書褒貶甚嚴真萬世之法上又曰為政之要在辨忠邪此治亂所由分也秦檜曰書生喜論王霸臣謂推誠任賢是為儒學施于有政是為王道挾術任數是為雜學施于有政是為霸道上以為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為國而或王或霸治道之所出者同源異派升霸政雖曰駁雜而有紀綱有政事恩威足以使民勢力

足以强國如管仲晏子所以用於齊國者謂之不純于道德則可舉而謂之挾術任數則不可人而挾術任數邪孰甚焉未有不亂天下者是以太

上皇帝曰辨邪正治亂之所由分也

揚武翊運功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褫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故為秦檜所厚顧光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于官乃有是命時

上又數召世忠等兼家屬燕于苑中賜名馬寶劍等甚渥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會賦租併歸官府重惟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于常人

宜顯頒夫異授即指此也世忠奏請已見今年正月癸已王明清揮麈第三録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黄達如者考滿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患秦會之喜之薦為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使者韓球按其贓污鉅萬疑贓既上雖秦亦不能擠僅止罷黜人亦快之　皇叔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為安德軍節度使以迎護之勞也

已巳上謂大臣曰古人琴制不同各有所屬朕近出意作盾樣以示不忘武備之意　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韓世忠平樂郡王韋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為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歴日以廣西轉運判官李紹祖省記有請也

乙亥減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十州免行錢用去年七月詔旨也提刑司初請其半上特命除之十七年四月丙申又減

左承事郎沈介潘良能左宣教郎洪适左宣義郎游操並為秘書省正字良能良貴弟操建陽人也四人皆以勅局進書恩自删定官改秩而有是命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象符知遂寧府符有田在蘇因留

居之秦攙不樂符遣還蜀
丁丑詔自今宰臣已下遇節序令客省依格簽賜節料
巳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畫弭盗之事上曰
盗之竊發多縁守令非人掊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
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
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盗魁林
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
叛萬少佺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　國子

司業高閌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而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為主而兼習論策為三場苟加一場則旬課季攷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為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蓋為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今条合條具

太學課試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欲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并時務策一道永為定式閱又言今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宜補太學生以諸路往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游學者同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茲于

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為始皆從之何俌通鑑或者乃曰敵勢如焚國勢如綫彌文縟典何暇蒐舉得無蹈宣靖之覆轍乎愚應之曰不然科舉因所以沮天下豪傑之氣亦所以收天下豪傑之心苟無科舉以收之學校以養之則士之不知愛重者不入于敵則入于盜矣張九成之策李時雨之書何由而來哉

辛巳秘書省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並為尚書吏部員外郎先是日歷所修書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秘書少監秦熺因與揚英等書皇太后回鑾本末

上之壬午詔熺揚英執羔各進官一等自秦檜再相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章疏或奏對之語稍及于已者悉更易焚棄由是歷時政記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録莫非其黨姦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矣王明清後録云聞之徐度　秘書省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嚴抑守秘書丞　秘書省校書郎兼吳王府教授張闡為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專修祖宗寶訓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若谷右司

郎中王師心並遷左司吏部員外郎梁弁考功員外郎游損並遷右司　左文林郎真州州學教授揚邦弼左廸功郎陳鵬飛並為太學博士初除博士員也鵬飛永嘉人秦熺唱榜名第四故事廷試三人兩任回始名至是熺已為秘書少監故並擢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奉旨相度茶馬兩司每年應副都轉運司錢物令相度乞將成都府路提刑轉運司合樁坊場鼓鑄食茶稅錢三色共二十三萬緡令都運司徑行取撥外更那

融續添錢八萬緡通作四十萬緡并取博馬絹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自紹興十二年為頭應副從之自趙開行鈔法每茶百斤為一大引令商人輸引錢市利共六引八百文至是遞增為十一引紹興七年李迨增一引二百文八年張深增四引八百文九年趙開減三引十年馮康國增一引半共為此數時物價騰湧茶商取息頗厚自得旨取撥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請大夫賈思誠又增為十二引三百文於是諸場類皆溢額而買馬之數復不加多人但知茶馬司之富甲天下其實所收引

錢視建炎增倍後雖破敗不可復減矣淳熙十四年李大正裁減事可考

乙酉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宫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靈宫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

倣溫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三月丁酉與日歷不同其後創于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光世家進納賜第在三月庚子今併附此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掌宮內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薦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中興聖政呂中大事記秦檜始則倡和議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酣豢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讎事敵而不以為怪其弊可勝言哉紹興

十一年置玉牒所十二年作崇政垂拱二殿十三年築圜丘建太社太稷國子監太學十四年置宗子學建秘書省御書院十六年建武學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二十七年建尚書六年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宫省之制亦已具備矣紹興十年明堂備大樂十三年初謁景靈宫合祭天地建金雞肆赦班鄉飲酒儀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十五年行大朝會禮十六年製常行儀衛耕藉田郊備祭器設八寶作景鐘閱禮器奏新樂十七年祠高禖十九年定蜡義十八年圖景靈宫酌享功臣息兵三十年而禮樂文物亦畧備矣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陵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禮器樂器犧尊彝鼎馬輅册冕鹵簿儀仗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檜而後定然耕藉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辟雍明堂籍田光武平隴蜀後事也今果偃武修文時耶果息馬論道時耶宫室雖備而忘前日巡幸

之懼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宵旰之憂矣朝儀雖肅而忘前日扈從之勞矣文物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慘矣趙鼎告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乎洪皓曰錢塘暫居而太廟景靈宮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

三月辛卯詔宴殿陳設止用緋黃二色勿以文繡上以祖宗朝殿帷但用純縑後來寖多文繡故屏去之也熊克小歷附此事於正月癸巳今從日歷

國子司業高閌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省之限以彰孝治上曰舊有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作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

平其從之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乞增印錢引四百萬緡許之先是直秘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言右護軍歲計闕七百七十八萬緡乞撥四川免行錢五十萬緡仍添印錢引戶部奏免行錢乃朝廷窠名不可予止命增印焉

癸巳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貶秩二等時右宣教郎添差通判常州陳袞以貪贓屬吏而言者謂守實庇之故繫久不服遂有是命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趙瓌等並轉一官以初御正殿應奉無差失故也　直龍圖閣葉三省知信州代還言鉛山縣民王小十取肝以愈母病𤼵陛下躬行孝德風化之所致乞詔有司旌其門閭易其鄉號仍宣付史官從之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新知辰州邵隆與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知叙州劉光弼兩易

乙未詔文宣王廟門立戟二十四　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兼侍講國子司業高閌兼崇政殿說書閎仍

進講左氏傳

丙申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殿前司忠勇軍統制輔逵為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　左從事郎廣南鹽事司幹辦公事鄭厚罷以言者論厚頃緣劉大中力薦及為泉州察推唯知諂事趙鼎比因誤殺罪囚例與衝替乃謗議朝政簧鼓衆聽故也

乙巳詔臨安府建太社太稷言者以謂社稷之祠王者所重故漢光武東還則置於雒陽國家南渡以來上戊

之際寓于佛祠未副事神保民之意望下禮官講明擇地為壇以備春秋之禮故有是命　詔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平樂郡王韋淵依舊行在居住初令淵致仕居處州未行復留之淵致仕諸書全不見不知何故當考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圜丘于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壝凡九十步中壝外壝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為望祭不築齋宫　詔僧及道士於淮南京

西沿邊行遊者禁之

辛亥明州言自廢廣德湖田歲失官租三千餘斛請復以為田從之事祖見九年五月

甲寅中衛大夫慶遠軍承宣使劉光烈落階官為崇信軍承宣使以光世覲特遷之也

乙卯初命官告院監官書綾紙之背以防姦弊熊克小歷在甲寅蓋誤

丙辰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鈇陞直徽猷

闕鈇獻親享太廟賦而後省官言其古雅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汪勃為太常寺主簿勃黟縣人也紹興二十八年六月

庚寅葉義問奏勃為建德縣丞贓污不法為邑人所訟秦檜與之有舊監司庇之遂得美官　起居

舍人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言臣昨侍經筵恭聞聖訓以通和之初異議者甚衆今皆退聽蓋異議小人初不為陛下社稷計務于不靖以售其姦今事既大定矣固不容不退然而其所以退聽者則不可不察臣觀異議小人其罪惡顯白者陛下雖已為社稷棄之而

其黨猶衆匿情詭跡布于中外既不得於其前則將害於其後故今朝廷一有所成尚相與詆曰是墮隣謀也是非國福也一有所作又相與詆曰是不節財也是重困民力也曾莫知悛至于甚者輙更肆險詖以中傷善類欲惑移上意以規取顯美期於必勝而已幸陛下明良胥契鎮以一德然風俗如此臣實寒心臣益願陛下謹察其微而大明賞罰焉庶使異議絶息風俗歸厚永固丕圖臣不勝拳拳之心敦厚文集云紹興十三年所上而無其月按敦厚以六月

一日罷而此疏首云昨侍經筵則必春講之時也故且附三月末

夏四月己未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万俟虎為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虎禼兄也

庚申上諭宰執曰郡政以循良稱者便與擢用庶為郡守之勸今兵事少息當以民事為先卿等宜博詢之

壬戌御史臺檢法官詹大方秘書省正字游操並為監察御史大方建德人也　右承事郎知嚴州淳化縣孔括為右宣義郎先是浙西提點刑獄公事王鈇言括治

狀輔臣進呈上曰可與轉一官令再任任滿更與陞擢
縣令最親民而員最多難於一一選擇但有治狀者進
用之有過惡者黜責之使知所勸懲則人自勵而不害
吾民
癸亥詔禮部以鄉飲酒儀制鏤板遍行郡國比部郎中
林保請之也　翰林司言依例自五月下旬進時果一
合至八月初止詔御前權不供進皇太后如例
丁卯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平樂郡王韋淵落

致仕充萬壽觀使乃奉朝請

癸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試御史中丞　監察御史詹大方守右司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漳州韓𤣥代還入見請復孝悌力田科上謂大臣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未嘗行可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祖宗未行之法也𤣥初見紹

興七年四月

丁丑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喻汝礪卒

庚辰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等乞依元祐古迹於華亭置閘以捍鹹潮上曰今邊事初息當以民事為急民事當以農為先朕觀漢文帝詔書多為農而下以農者天下之本置閘其利久遠不可憚一時之勞也乃令叔獻措置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居士大夫干擾州縣又監司郡守類皆親故莫敢誰何望嚴加戒約儻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密具姓名聞奏重寘典憲不以赦原從之時士大夫與秦檜異論者多奉祠里居或僑寄他郡

自是以次被罪矣　秘閣修撰張祁直秘閣李健並落職祁監漢陽軍健監徳安府在城酒税以李文會奏祁治獄不當為不仁健嘗仕偽庭為不義也健之制曰往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為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頼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缺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誅制詞所云葢指趙鼎與張浚也　左朝議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左朝散郎直顯謨閣徐林並勒停思南劍州林興化軍居住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

二人廣為謗訕必欲沮經界之政故責之　皇伯保平軍節度使安定郡王令廌甍贈少師後追封恵王謚襄靖

癸未懿節皇后撤几筵上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為禮儀使是日禁在城音樂屠宰及停决大辟囚

丙戌詔宰執四叅官赴垂拱殿習看石位　是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策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預外廷太后知

國體故重慎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
也

丁亥國子司業高閌言舉人春秋欲依舊制止於正經出題從之先有是旨許於三傳解處出題閌謂如此則是三家者與六經並行以春秋之法繩之三家者當被僭聖作經之罪乃下禮部如所請

是月蒙古復叛金主亶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旣誅其子薩罕圖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

由是强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此據王大觀行程録按松漠記聞達蘭長子達爾瑪被囚遇赦得出達蘭次子章嘉為平章皓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考詳十六年八月末可參考先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彦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從彦先知潭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者年二十餘驍猛善騎射以事劉麟擊蹋得官宗弼以為保義校尉

閏四月戊子朔工曰祖宗時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飾以

桐油盏以國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則易於更修後來多用朱紅漆不維所費不貲且難於修整檜等曰此有以見陛下追述祖宗之儉德也

己丑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制曰顧我中宮久兹虚位太母軫深遠之慮羣臣輸悃愊之忠宜選淑賢以光冊命敷文閣直學士兼直學士院秦梓所草也三省行首司言事大體重乃詔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押麻　右從政郎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楊適特改右宣教郎

遹時子也上召見遂以為司農寺主簿（遹除寺簿在六月壬寅）
庚寅上諭大臣曰近右朝請大夫吳說上殿言湖台之
家士大夫多藏書者緣未立賞故不肯獻卿等可求太
宗朝訪遺書故事依倣行之（是月己亥行下）
壬寅宰執奏兩浙漕臣張叔獻言天申節錫宴在邇本
司合造山樓而木植未備欲借慈寧殿山樓用之上曰
此皆朕自置專奉太后宴設不欲他用姑借與木植其
綵段不可假恐或損污非朕所以奉太母之意也　御

史中丞羅汝檝奏太常寺主簿王�充本臺檢法官從之

丁酉詔金州撥屬利路直寶文閣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韓球請籍坑場户姓名約定責納銅數許之先是贛饒二監歲鑄錢四十萬緡提點坑冶趙伯瑜以為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鐵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缺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至是球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與復廢坑至於

發墳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郡邑或毀錢爲銅以應其命民大以爲擾其後歲收銅二十萬金潼川府興利饒信池潭連韶汀建南劍州邵武軍凡十四場總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係黃膽二色鐵二十八萬斤洪信饒池嶺撫吉江鄂潭辰處建韶黃惠賓鬱林州興國軍凡三十八場總二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鉛十九萬斤信鄂潭衡峽衢處温韶連潯邕建賓南劍南恩州興國桂陽軍凡二十四場總十九萬一千二百有十九斤十三兩錫二萬斤衡郴賀州桂陽軍凡五場總二萬四百五十八斤皆不登祖額此紹興三十二年廣部數也祖額銅七百五萬斤鐵二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斤

戊戌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前知閩縣李汝明贓污上謂大臣曰縣令最衆安得人人而知之若一一待臺諫論列何用監司令後贓污人為臺諫所論而監司失按發者量與降官庶知所懲行之數年贓吏自然少矣時本路提轉黃積厚陳梢賀允中佘應求已代去皆坐貶秩焉閩必要珍寶數萬貫乃得差遣而上則嚴監司失按發贓污為臺諫所論者監司量與降官又令監司按縣令申嚴監司巡歷法其飭吏之嚴自若也

八月癸卯行遣 呂中大事記檜雖監司帥守到

己亥詔紹興府守臣即宜秘閣陸寘家録所藏書以實

三館

壬寅詔人户應管田產雖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並拘沒入官用兩浙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李椿年請也時椿年行經界法量田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覆視龍游縣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首復改正又謂每保各圖頃畝林塘十保合一大圖用紙二百番安所展視椿年聽其言輕刑省費甚衆大猷鄞縣人也　詔諸州自長貳外非公筵若

休告毋得用妓樂燕集違者坐之

癸卯詔少保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遇合執

仗子侍立特令依舊窄衣執骨朶

甲辰冊皇后吳氏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奉冊寶使

叅知政事王次翁為副使冊文檜所撰而叅知政事万

俟卨所書寶文則簽書樞密院程克俊所篆也權禮部

侍郎直學士院王賞為禮儀使上御文德殿授冊后即

穆清殿廷受之通設黃麾半仗千四百九十九用宮架

樂其受冊讀冊舉冊悉以内侍爲之時太常無女工乃
命設於穆清殿門外

丙午新除宗正少卿何麟依舊直秘閣知嘉州以殿中
侍御史李文會論其浮薄夸誕也

戊申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直學士院資
善堂翊善秦梓爲翰林學士梓直北扉踰半歲至是草
后制而命之

己酉吏部員外郎王揚英乞命史官編靖康建炎忠義

録俾見危致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託無窮之傳詔付史館其后書不克成

庚戌賜武當軍節度使川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漢中田五十頃政自興元入朝故有是命

辛亥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賞落權字以中宫册寶成禮也

壬子戸部供工諸路月樁錢工諭輔臣令析其數為二存其有窠名者餘悉蠲之十七年八月丁巳又減

癸丑太常寺言皇后受册畢依儀詣景靈宫行恭謝之禮從之

甲寅上諭大臣曰昨日上殿楊大任其人昏老難當郡寄可處以宫祠似此等人作郡臺諫欲論又無顯過但千里之民陰被其害令後郡守卿等審悉之秦檜等曰謹遵聖訓　吏部員外郎王揚英兼國史院檢討官

此恐是專修忠義録當考

乙卯參知政事王次翁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宫次翁執政凡三年至是引年求去而有是命 王明清揮

麈録所云上終惡次翁秦檜諭使辭位已

見紹興十一年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三年五月庚申上諭大臣曰人言南方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計之一匹自省數百千秦檜曰儉以足用寛以愛民魯頌專言牧馬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

有孳生監每年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奏事退遂即射殿引馬召輔臣同觀之熊克小歷在癸巳蓋誤武德大夫游士宣等各進一官士宣楊政親校用吳璘例遷也

壬戌太常寺言郊祀仗內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令樂部全闕宜下三司差撥從之鼓吹用鉦鼓鐃角觱栗管笛等晝在仗內導駕夜在警場奏嚴

甲子秦檜奏牧馬事上曰此事在乎得人朕初令楊宗閔管馬五十匹忠閔不理會得牧養一年之間死損俱

盡後得張建壽副之更無死損以此知全在得人不惟養馬凡事皆如此得人則無事不濟矣時建壽以武德大夫領貴州刺史於是遷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建壽遷官據程敦厚外制集附入日歷無之

秘書少監秦熺權尚書禮部侍郎

詔奉議郎張九成作與宮觀人令南安軍居住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交結趙鼎之甚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檜曰陛下知人之明如此誠帝王之大德也既而右司諫詹

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遠竄為之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宫觀投之遠方以為傾邪者之戒故有是命九成得祠在閏四月乙卯今併書之熊克小歷於今年方書九成落職謫居宗杲編管皆誤也九成落職宗杲編管在十一年五月甲午已見本月日

兵部員外郎錢時敏言今將享廟及郊當用仗内馬步導從之人而龍神衛上四軍未及舊額三分之一詔殿前馬軍司招塡

乙丑武當軍節度使副衛親軍步軍都虞侯知興元府

兼川省宣撫使司都統制楊政檢校少保時端明殿學士鄭剛中為川陜宣撫副使節制諸將極其尊嚴三都統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及右護軍都統制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主閽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璘皇恐聽命

丁卯左廸功郎何俌獻中興龜鑑十卷詔遷一官

己巳起復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知寔州完宏除名福州編管宏嘗為秀州兵馬鈐轄教所部為盜而分

其財事覺故抵罪焉

辛未詔左從事郎鄭厚自今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厚嘗著書號藝圃折衷其言有詆孟軻者駕部員外郎王言恭言于朝詔建川毁板其已傳播者皆焚之

壬申追封懿節皇后曾祖右監門衛大將軍贈太傅邢允恭為恭王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為永王父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為安王　詔國子監置博士正録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為額　尚書左司郎中

兼權太常少卿王師心及丞博主簿禮部郎官並進秩一等以中宮册禮成故也

乙亥中書舍人兼侍讀楊愿請倣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工部郎中林乂又請以臨安府西湖為放生池從之既而上恐其妨民諭輔臣舊有者令復之不然則否乂尤溪人也

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簿已上及行在陞朝官並赴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

縣錫宴皆如承平時三月庚子中甲得旨許進

己卯大宴集英殿

辛巳敷文閣待制知臨安王晚以燕殿成陞直學士

壬午上諭大臣曰承平時大燕及策中宫事太后一一能記考之故事所說皆同秦檜曰太后聰明如此上曰太后在敵中十六年未與皇后相識令此一見便相喜如太后飲食衣服皆皇后親自供承太后未嘗有所需求每云飲食衣服只取飽煖不欲以細故擾思慮自太

后歸朕於宫中事更不費力遂得專意外治檜曰大抵興運至陛下凡事皆如意正家而天下定矣　詔兵工二部官將作軍器監官各進秩一等以册寶燕殿皆成推恩也　右承事郎臧保衡獻皇太后還慈寧宫頌特進一官

癸未詔皇后曽祖故贈太子太保吳文誠追封恭王祖贈太子太傅從享封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追封榮王右武郎帶御器械吳益為成州團練使武翼郎閤

門宣贊舍人吳蓋為文州刺史親屬恩澤與二十五人以后受册推恩也

甲申言本府及錢塘等九縣獄皆空詔奬之

六月丙戌朔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程敦厚謫知安遠縣敦厚攝西掖幾年數求即真太師秦檜進擬上曰俟何麒至當並命之王銍撰行狀云丞相嘗進擬欲以為真上曰何麒至當並命之麒上所厚也何公入朝未幾以臺評斥去公亦數忤丞相意向之不同者交口讒公遂用言者黜知安遠縣

麒未抵國門以臺評黜去敦厚數登諸將之門會

韓世忠之妾周氏陳氏張俊之妾章氏楊氏並封郡夫
人敦厚行詞極其稱美他日從世忠飲罷酒因懷其飲
器以歸檜聞益怒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即劾敦厚鼓
唱是非中傷善類醜德穢行難以悉陳前一日麒至直
秘閣新知嘉州改邵州而敦厚遂黜
戊子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發江淮荊浙
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
上供之數纔二百八十餘萬除淮南湖北凋殘最甚蠲

放之外兩浙號為膏腴沃衍粒米充羡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籍欺隱豪强巨室詭名挾户多端以害之也比者兩浙漕臣建議欲正經界朝廷從而行之若使盡究隱田庶幾供輸可足舊額欲望訓勑諸路漕臣各令根檢稅籍之失上謂輔臣曰所論可行蓋農桑衣食之本然須有所勸懲勿為文具

拱衛郎行營右護軍俊部提根軍馬吳拱充階成岷鳳路兵馬都鈐轄　國學進士敦義重賜旌表門閭義

重莆田人本軍言其事母至孝甘露降于墓廬故有是
命
壬申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右宣教郎簽書江陰軍判
官廳公事蔡棠不法勒停上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
天下事必待臺諫論列臺諫豈能盡知之監司乃朝廷
耳目豈可坐視不舉於是提轉王鈇李椿年張叔獻皆
坐降官　詔三衙及御前諸軍統制統領將官月支供
給錢自百五十千至三十千凡五等自今諸軍擅差軍

兵回易委主仰及興販州縣收捉押赴朝廷依私役禁軍法所販貨物計贓坐罪必罰無赦州縣知而不舉與同罪時既已罷兵而諸將猶回易以營其私議者以為浸壞軍政故有是命既而尚書省乞都統制月支供給錢二百千從之（尚書省奏在七月甲子）棣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中軍副統制戍閔為殿前遊奕軍統制　中侍大夫武勝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先是軍官老病者皆授添差雜軍都統制田

師中言本管軍馬不可闕官故有是命於是中軍副統制郝晸陞權選鋒軍統制後軍副統制李山遷中軍副統制餘以次陞焉按前軍統制張憲以十一年十二月誅死今且二年不知何以始差正官當考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澂薨

癸巳壽星院乞撥給度牒上曰朕覩昔人有惡釋氏者即非毀其教有好釋氏者即崇尚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能使其太盛耳言者皆欲多鬻度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夫

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任撥十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兼川陜宣撫司都統制楊政辭還鎮命坐賜茶

甲午宫正翰氏爲才人

丁酉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煥言太學將畢工養士之費當預備已括到民間冒佔白地錢歲入三萬緡有奇養士三百恐可足用從之

戊戌輔臣進呈鈞容直乞推賞上曰樂人無出官法可

與支賜及轉資昔有教坊官求為郡者太祖以唐莊宗為監不與之止令於樂部轉遷此祖宗之良法也　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轉對乞戒諸路監司巡按檢視簿書凡財用之出入無簿書押者必按以不接之罪又乞命帥臣區别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徽宗御製皆從之

臣謹按秦檜再當國柄十有八年自定和議勳之後士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故一時輪對臣僚但毛舉細務以應詔旨如紹興二十七年六月黄中所論及上諭大臣之辭益可見也故自今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己卯以前執事而對劄見於施行者共有二百二十四事益撮其大略書之其間則亦有關於民間

利害者蓋自可以考其人焉

辛丑温州進士蔡大忠上書獻太平十慎論人主誠心等事當有始有終工以其言有理熊克小歷在七月已未按日歷實在此日降旨但七月辛酉上語及之克不詳考耳

壬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程克俊仍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克俊為言者所攻及引疾故有是命

甲辰中書舍人張廣提舉江州太平觀坐朋附程克俊動搖國是為殿中侍御史李文會所劾也或曰中書舍

人楊愿疑廣薄己懟于秦檜故因事斥之（汪藻撰廣墓碑云公在後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必諄諄為上言之其托緣倖恩繳詞頭者非一人蓋嘆重焉由是勳臣輩大不樂公而公不恤也居無何吏部閱引敕行詞公欲廣上恩澤為之秉燭草制言者咎公太遽罷中書舍人按今日歷所載文會全章乃殊不及此事不知何也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張彥實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為誚己大怒怨於秦會之諭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為宮祠）

右宣教郎元盟行太學錄（盟已見紹興元年四月）全州文學師維藩權國子錄（維藩已見紹興元年八月）維藩既上書不得用聚徒于福州之長

溪閩浙之徒從之者數百人福清林栗其高弟也至是以累舉得官會太學初建國子司業高閌等言維藩博通古今士人推服建學之始宜得老成誘掖後進輔臣進呈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喻後進若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不小既而右司諫詹大方言盟刻薄豈足當師儒之任盟遂罷去何俌龜鑑太學之補則曰士人進取不可不謹今日所養可以見異日之所為學官之除則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與之講解則學校不為無益也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閤門

宣贊舍人新知欽州劉紹先貸死除名械送廉州編管籍其貲坐前任統兵官虛掊効用盜請錢米故也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待制洪皓直龍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亶以生子大赦令燕雲汴三臺普度童行有籍于官者為僧及道士奴婢欲脫隸役者纔以數千請囑即得之得度者亡慮三十萬於是始許皓等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時右文殿修撰崔縱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郭元邁

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宇發尚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皆没于敵至是敵以縱遺骨遞還初皓既辭官敵復令往雲中校進士識金法嘗被任使者永不可歸皓稱疾固辭不得命考官孫九鼎與皓有太學之舊為之請金乃許之

辛亥翰林學士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秦梓充龍圖閣學士知宣州梓引疾乞退故有是命　處州軍士楊興等謀殺守臣左朝請大夫徐伋以叛為軍校張行所告捕

誅之

癸丑上謂輔臣曰近覩諸郡所奏便民五事固有決已該載亦有一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看詳其便民者即與施行無事虛文也　是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死于靜江獄初大理寺丞燕仰之表柟至靜江遂以舜陟屬吏居兩旬辭不服而死舜陟再守靜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皆為之哭丐者亦斂數千錢致祭既而舜陟妻汪氏訴于朝詔左朝奉郎通判

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上謂秦檜曰舜陟從官兼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於是仰之柟皆送吏部行遣在明年二月甲申今併書之

秋七月戊午朔上謂大臣曰昨訪遺書今猶未有至者朕觀本朝承五代之後文籍散逸太宗留意於此又得孟昶李煜兩處所儲益之一時始備南渡以來御府舊藏皆失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寵以官或酬以帛益

教化之本莫先於此也

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

庚申權尚書禮部侍郎秦熺兼資善堂翊善　秘閣修

撰知廬州李誼卒詔復敷文閣待制致仕

辛酉命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提舉南郊一行事務自

是以為例

壬戌宣慶使宣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陳永錫復

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癸亥詔秘書省曝書會自正言以上及舊係館職行在貼職人並赴坐故事自大學士至直秘閣六曹尚書至正言皆與近歲省官外但及前館職與帶職人而已至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煥請依故事近例兩存之其後率如此例

甲子詔求遺書

丙寅上謂秦檜曰朕嘗與卿言候國用足日蠲賦以寬民力比卿兄梓朝辭亦議及此梓累典郡頗熟民事朕

謂若一概除之又恐用或不足浙西駐蹕之乆民供不易臨安尤甚本路三等下户與蠲一料庶貧民被實賜也

已巳吏部員外郎王揚英罷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揚英阿附孫近近敗乃附范同望罷斥以銷餘黨故黜之

壬申詔兩浙民户丁鹽錢多欠負者其除之先是上欲蠲浙西下户田租而秦檜言豪民多分立小户難以概免若蠲丁鹽錢則實惠正直下户上可之且曰民間所

以不舉子者正以是也朝廷法禁非不嚴終不能絶其本乃在於此　是日雨雹

癸酉禮寺上孟饗景靈宫儀注時以新宫成上親行孟饗之禮而神御猶在温州乃設幄行事自聖祖至真宗用初日仁宗至哲宗用次日承順承元殿用三日　詔諸州奏大辟刑名疑慮公案若刑寺擬斷雖非大辟官吏並免收坐以議者言慮僻遠小郡不能盡曉法意畏憚收坐不敢具奏遂致斷遣失當使犯罪之人無以辯

雪故也時左朝請大夫知邵武軍趙不棄亦請諸州奏讞但事干人命雖有不應奏者並免收坐事下刑部不行

初命國子司業高閌等補試生員四方來者甚衆

丙子有司上合格三百人以徐驤為首驤浦城人也

辛巳武徳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韋譓為右武郎帶御器械

癸未奉安至聖文宣王于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秦檜行禮時學初成上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權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靈宫萬壽觀神宗神御于温州自海道至行在

丁亥有司言將來郊禮合用珠子坐褥上曰事天以誠為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　詔諸路以有出身監司一員提舉學事俱無出身即從上一員兼管

庚寅尚書禮部員外郎段拂為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拂言起字犯曾祖名辭不拜改宗正少卿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㬇守尚書工部侍郎

壬辰直敷文閣知紹興府張叔獻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

乙未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高閌乞率諸生上表請車駕臨幸太學上曰太宗幸學嘗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其令有司檢故事來上既而閌侍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闈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

此誠可喜閎曰近來場屋不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閎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為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趣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此以日歷及熊克小歷參修但克附閎講筵口奏之語于九月末又稱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而閎未知之則恐不然蓋討論故事乃因閎所奏又云所乞上表可依所請則閎安得不知意者閎以乞幸學事為胡寅移書切責故後來作行述者稍潤飾之克不細考耳今從日歷本文庶不失實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賀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皓至自金國上即日引見內殿諭皓曰卿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內庫金幣鞍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見于慈寧殿帝人設簾厚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敵所憚反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殿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檜不

悅謂其子祕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須如黃鐘大呂乃可起居郎鄭朴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己亥以朴為賀大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為賀大金生辰使武功大夫觧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康益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並遷二人自是以為例朴西安人也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獻黃金萬兩上諭秦檜曰頃

年張浚嘗獻千五百鎰是時有餘財卿可諭剛中不必
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則不可也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國還入見邵言靖康以來迄
于建炎使於金人而不返者至數人若陳過庭若聶昌
若司馬朴若滕茂實若崔縱若魏行可皆執于北荒歿
于王事而司馬朴之節尤為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
南地金帥達蘭使朴為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朴
辭以疾堅卧不起達蘭不能奪其後以病死陳過庭且

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為羹以獻愈過庭之疾既死以
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
同焚其感人如此鼎昌劉河東絳州人殺之縢茂實將
死自為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其將死也
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人
尚書省乞挈縱行可之櫬以歸其室執憐之朝命下所
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往中京者乃不果發縱之櫬
金人差丁夫輿致令臣昇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

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以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例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間恐有未經褒贈者而有司檢舉特賜恤典訪縱之家許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泉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勵天下伏節死難之義邵行狀云疏奏秦檜怒降旨令開具逐人致死因依中省按史過庭昌茂實皆已贈官推思朴令年九月庚午贈官縱十二月庚子與恩澤行可明年正月乙丑贈官皆不行也但朴作宜旨行下縱用尚書省奏行可用其家自陳取

壬寅秘書少監姜師仲罷以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其乘間伺隙唱為異議也　左朝散大夫宋宙知興州還入見乞諸路州學已葺治者並置教授員又請罷諸縣武令上曰學官須逐州置昨已降旨恐州遠未及宜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武令安能治民然亦難頓罷第令宣撫司以漸易置可矣

癸卯除名人范燾送融州編管永不放還燾數以上書狂妄被斥及是至行在言者慮其妄鼓唱為國生事乞

重賜遠竄故有是命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還行在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朱勣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卒闕進節義于朝乞優卹邵府谷人靖康初以秉義郎知鎮威城其死節甚偉具日歷抗濟源人為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為將領守崞縣景平崞縣人為隆德府部將益為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州谷朔寧人為益府屬皆以宣靖間死事寶真五臺山僧靖康中嘗召對俾

聚兵討賊金人生執欲降之寶真曰我既許太宗皇帝以死矣豈妄言耶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後為敵所掠欲妻之丁氏罵敵不從絶於梃下至是升褒其事上之疏入不報升所奏及中省在九月令併附此俾文已見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勳已見建炎二年五月升進已見建炎三年九月晏氏已見建炎三年二月此不别出

丙午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愿試給事中軍器監劉才邵守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試侍御史

丁未以洪皓為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張邵陞秘閣修撰朱弁為右宣教郎直秘閣並主管佑神觀　鎮西軍承宣使知階州兼節制階文龍州屯駐軍馬田晟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先是詔晟將所部三千赴行在遂以其衆隷馬軍司　右宣義郎湖南安撫司叅議官王銍獻太元經解義賜白金三百兩　度支員外郎林大聲言江西州縣百姓好訟教兒童之言有如四言雜字之類皆詞

訴語乞禁示刑部請不以赦前後編管鄭州從之

己酉上與宰執論糴買事因曰令漕司各管一路有無不能相通宜放舊來發運置都轉運使一員通管諸路米賤處糴米貴處糶如此則有濟公私皆利可於從官中選通曉錢穀者付之秦檜言劉晏能權萬貨低昂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上曰漢唐以來所可稱者晏一人而已自來人多耻言財利不知國家之所急孟子言無政事則才用不足此豈小事也　起復德慶軍節

度使提點皇城司錢愐遷太尉以使北還也　樞密院編修官吳坰提舉浙西茶鹽公事自建炎至今以密編除提舉官者惟秦梓錢堪及坰三人　武寧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公事駙馬都尉石端禮卒

庚戌詔諸路監司守臣講究寬恤民力事件以大理寺丞吳鏞轉對有請也

辛亥直秘閣知虔州劉昉移知潭州　秘閣修撰主管洪州玉隆觀薛弼知虔州

壬子禮部言令歲南郊應罷孟冬朝獻景靈宫之禮從之自是以為例　初錢塘江有石堤以捍水故無水患歲久堤且圮乃置捍江兵二千人專令採石修堤人以為便其後壯者以給他役弱者且不可用蓋僅存十之一或謂近歲潮東激而沙磧西湧故西雖不治而堤自固至是侍御史李文會言水勢不常方潮頭東激正西岸宜修之時乞招補捍江兵仍稍增其數使專採石修堤如曩制則潮不能為患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三年九月乙卯監察御史李淵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戊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為吉陽萬安昌化軍並免隷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庚申直秘閣湯鵬舉為淮南東路轉運判官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于蒙古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初檜在完顏昌軍中軍圍楚州久不下

欲檜草檄諭降有錫納者在軍知狀晧與檜語及爲事因曰憶錫納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奏晧頃事朱勔之壻黄縁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脱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為人臣而二心在春秋之法皆所不赦乃命黜晧

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戸部侍郎沈昭遠並罷良臣

與秦檜里舊一日言於檜曰昨日不寐偶思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檜曰足下今為何官良臣曰備員吏部侍郎檜曰且管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侍御史李文會即奏良臣畀凡昭遠朋附乃以良臣知池州昭遠知袁州　大理寺丞李頴士面對論州縣斷獄蔽訟贖金之弊變成罰金多至數百緡人為破產願詔監司廉察按劾從之

乙丑左朝奉大夫秘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子偁

守本官職致仕

丙寅給事中兼修玉牒官楊愿言本所見修玉牒合載靖康末推戴趙氏事竊慮太師秦檜有當時建議文字可見本末望令抄録封送本所照用從之

丁卯吏部請以川廣轉運司京官使臣選人逐色差遣各置定差簿二面一留本部一納御史臺先是言者欲以四選逐色闕置總簿而本部言難以檢察乃分京官闕七選人闕十使臣親民監當闕凡二焉　御史中丞

兼侍講羅汝檝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論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恊持刃戕之其辱命為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遺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當為遣使迎請於是檜寖怒之

戊辰上謂大臣曰諸處有癃老廢疾之人依臨安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　兵部尚書兼侍

讀資善堂翊善程瑀充龍圖閣學士知信州瑀稱疾乞奉祀乃命出守　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髙閌兼資善堂贊讀

已巳吏部尚書兼侍講羅汝檝進兼侍讀　太府寺丞張子儀面對言淮甸湘濮屢經残破户口未復望精選守令優其禄秩假以歲月寛其文法優游自盡其才三歲考察以户口登耗為陞黜之典詔淮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户口數申尚書省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朴忠蹟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朴後謚忠潔

辛未輔臣進呈衢州布衣柴翼益所進春秋尊王聚斷

上曰朕已嘗觀但編成門類從後立說無甚意旨大率說經纔穿鑿即不足觀矣　左朝請大夫知嘉州楊軧直秘閣軧上書言和戎之利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奏軧排斥姦言辨明國是有補治道故褒擢焉

壬申尚書右司郎中梁汝楙疾乞奉祠上曰士大夫有

操守安分而以疾乞去者甚可惜不比奔競之人朕嘗觀寶訓太宗朝士人有奔競躁進者必痛抑之抑奔競則廉恥之道興乃除直龍門閣主管洪州玉龍觀

癸酉左朝奉郎知建昌軍李長民言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輟今和議既成儒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從之

丙子勅令所删定官王晞亮祕書省正字潘良能宗正

寺主簿孟處義並與外任侍御史李文會言晞亮之於趙鼎良能之於李光處義之於汪藻皆潛植黨與窺伺朝廷動息密通私書相繼不絕偽造事端唱為異說喧傳四方實傷國體望賜罷黜以一內外之心天下幸甚乃以良能通判江州晞亮蒲田人也

丁丑詔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張燾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李璆知成都府王明清揮麈餘話祖宗以來帥蜀悉除學士以上方為之李璆復次對制閫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曹筠王剛中是也按紹聖間鄭雍守成都

不帶職政和間周燾上帶待制非自琛始紹興後蕭振符行中亦以次對為之不但曹王二人琛初以次對守成都後四年乃陞雜學士為制置使明清所記皆參差不合

燾在蜀時有詔宣撫司納款丹降人燾謂胡世將曰蜀地狹安能容且不監前朝常勝軍乎世將奏寢其事蜀自用兵和預買布疋折估錢二引民已病之至是轉運司迫餉軍增至三道成都一路總七十四萬七千有奇燾言非降度牒二千稱提錢引數適相當願以此代輸從之初燾開府適當歲旱大發積粟以賑饑民撫存黎雅蕃部禁戢貪吏開修

渠堰蠲落江田税遣獄訟修文翁舊學時與諸生講論經旨政無不舉蜀人大悦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葉焕卒

戊寅秘書省正字洪晧添差通判台州洪遵添差通判常州适遵以奉親自列乃有是命

辛巳戸部員外郎張漢彦罷漢彦與龍圖閣秦梓善侍御史李文會奏漢彦詐作梓書遺臣以別紙譖毁他人上㸃朝廷有傷士體故罷

壬午徽猷閣待制知邛州馮檝為瀘南沿邉安撫使知瀘州

冬十月甲申朔直秘閣新知邵州何麒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道州居住麒連為李文會所擊上疏愬之秦檜奏麒所言不實上曰此事果實亦不可行宜重加竄責以為士大夫誕妄之戒

丙戌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為郊祀大禮使參知政事万俟卨為禮儀使吏部尚書羅汝檝為儀仗使户部尚

書張澄為橋道頓遞使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王賞為鹵簿使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郊祀大禮元豐分南北郊改曰冬祀建炎初郊不改及是賞等旣審于上始草郊祀儀注上之

戊子右宣教郎新監行在藏西庫曹泳添差通判秀州泳彬五世孫秦熺婦兄也始以武易文故有是命

已丑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勑令秦檜等上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小學勑令格式二十五卷　權

尚書吏部侍郎江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尚書司勲郎中陳康伯為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

及在朝路澹然無求檜嘗稱其清重焉

庚寅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嚴抑轉對言國朝會要

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

後來尚未編集事無所考望命儒臣續而為書抑又言

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下太史

局重創詔禮部及天文太史局並條具申省初上自海

道還臨安之次歲嘗命有司製渾儀以木樣進既而中寢故抑言及之

壬辰詔親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知夔州范綜令再任

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于景靈宮太師秦檜為禮儀使先是遣官自海道奉迎至行在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前一日上乃詣承元承順殿告遷至是步導出行宮北門執政使相南班宗室迎拜訖前導至景靈宮參知政事万

俟尚吏部尚書羅汝楫戶部尚書張澄分詣三殿行禮

時廣事草創乃建萬壽觀于攊星門內十七年四月始改作

戊戌詔川陜諸州秋試舉人並用六月前鏁院先是成

都府路安撫張燾乞就春月發揮廣使得解舉人可赴

行在省試禮部言自來發解年係三月降詔故改用夏

季焉

已亥上諭大臣曰自今宗子許於所載入學令與寒士

同處第别作齋仍選士人為長諭庶盡變積習文行皆

可取也

庚子上詣景靈宮行欵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甲辰給事中兼修玉牒官兼侍講楊愿權直學士院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落職永州居住右

司諫詹大方論藻始遊蔡京之門終為王黼之客前日

在朝異議者皆藻之所為今復居近地陰遣耳目刺探

徼密務為扇揺望令遠方居住以示懲戒之萬一故有

是命　直寶文閣充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㸃

坑冶鑄錢韓球過闕入見陞直龍圖閣

丙午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為寶德軍節度使

丁未左承議郎權京西路轉運判官蔡安彊直秘閣知襄陽府始用文臣也

是月湖州言長興縣民華小九取肝以療父疾詔旌表門閭

十有一月癸丑朔左正議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王仲

嶷復顯謨閣待制致仕仲嶷始坐江西降敵失官後復故秩至是獻紹興聖德頌于朝且遺秦檜書有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書未報而仲嶷卒權中書舍人劉才邵因言其所進頌既進歸美之實而權制典雅真得家法之傳乃有是命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王仲嶷豐甫建炎初知袁州金人犯江西坐失守削籍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甫以啟懇之會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奏蔭時豐甫寄祿已爲通議大夫不閒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按日歷紹興六年七月仲嶷以上其父珪神道碑復左中大夫奉祠是時趙鼎當國秦檜未再相不知何時

再復元官當考 詔今年郊恩封贈封叔並令命詞給告以秘書郎張闡轉對有請也

戊午上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于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于圜丘太祖太宗並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

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綉者皆以綢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並建旗常餘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席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黒繒爲大裘蓋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内降制書赦天下何俌龜鑑過宗廟則必有敬心見墟墓則必有哀心桐宮爲自怨自艾之地郊祀見基命宥密之意今景靈之輪奐一新圜丘之規制一定風景雖殊山河猶異固不能不起秋風黍離春日蒲柳之嘆然天子建國宗廟爲先祭祀之與天地爲重鳴條之師正可告於皇天后土之

舉亦可類於上帝則
卯祀之舉亦未害也

丁卯秦檜奏前日蒙附出御書尚書來曰欲宣示侍從官不惟觀陛下書法之妙又令知陛下聖學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與人異無事則靜坐觀書所得甚多又曰朕觀古之人君有嗜殺人者蓋不能養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更無事貴爲天子誰能制之若不知足更爲侈靡未有不亂如唐明皇是也檜曰陛下聖德如此三代顯王何以加諸時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皆畢

檜因請刋石於國子監仍須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檜記於篇末畧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在上則君師之任歸於一致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此其效也陛下天錫勇智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際親御翰墨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朝賴從事為諸儒倡堯舜君師之任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寧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為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

國克生維周之禎臣願與學者勉之呂中大事記所幸聖心無欲君德無玷檜雖使人上聖德頌而上萬幾之暇專意經術親書石經命儒臣紬繹其說祁寒隆暑略無倦色又作損齋置經史古書於其中以爲燕坐之所且爲之記其講學不輟也

己巳福建轉運司進錦樣上諭輔臣曰儻可備禮物之用亦無庸遠取弟須令官給其直毋使及民恐閒中又生此一擾也　詔諸州將舊贍學錢糧撥還養士監司常切覺察毋得他用仍各具養士及錢糧數申省以右朝奉郎劉子翼知信州還有請也　除名人葉湍瓊州

編管永不放還端以事編置南雄州而守臣劉掄奏其興訛造謗乞不以赦宥特竄遐陬故謫之葉端本末當考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賀元旦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權樞密副使承旨曹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為例愿等就充送伴在明年正月朔降旨令併書之勛權密旨日歷不見本院官屬題名在十四年而無其月恐誤

癸酉太常博士劉嶸轉對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祀祭並權用奏告禮一籩一

豆酒脯行事此在當日固未遑議今時方中興容典未備如日月五帝且不得血食神州感生亦削去牲牢風雷蠶農畫寢其禮簡神瀆禮於是爲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並先令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甲戌入内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鄭玕除名衡州編管左武大夫武勝軍承宣使侍衛步軍司統領張守忠降二官以守忠與玕交通而玕受守忠賂遺也

丙子詔北使往來並於盱眙軍鎮江平江府賜燕遺内

侍從之

戊寅侍御史李文會論户部員外郎句龍庭實仕於公朝而不知尊主之義望罷黜以清朝列上曰可與外任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學蘇軾如江西人盡學黄庭堅上因説及梁師成蘇軾文字首尾都記得此人雖是内侍却讀書只是不合干預朝廷事如薦引士大夫皆非所當爲内侍引用人才最害政之大者此等人便當重置於刑歴觀諸古内侍薦引人才未有不致於亂者

乃以庭實知眉州

十有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自是如之逮檜薨乃止

甲申徽猷閣待制李正民提舉江州太平觀金人之叛盟也正民爲淮寧守以城降時孟庾路允迪皆已奪官而正民未及貶比歸以舊官見至是得祠

丁亥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王賞知利州侍御史李文會論賞外示樸野心實

傾邪程敦厚子壻也而責之勾龍庭實何麟腹心也而人莫知之情厚貌深如此而他豈易測伏望速賜斥逐以屬百官故有是命

庚寅太師秦檜以瑞雪應時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自是歲如之迄今不改　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才卲兼權直學士院

辛卯詔民間所用私鑄當二毫錢悉毀之違者抵罪自不及百錢以上皆許告賞時江右私鑄甚衆上諭輔臣

令嚴行禁止公私毋得用

壬辰樞密院編修官魏元若權太學博士臨安府府學教授林大鼐權國子正左廸功郎新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夔權太學録用司業高閌請也夔大鼐皆永嘉人也

癸巳詔試中監學生依嘉祐故事給綾紙用左朝請大夫新知永州熊彥詩請也彥詩言主上登用直儒載興太學監帖之制似可復行秦檜進呈上曰學校者人才

須素養太宗皇帝置三館養天下士至仁廟朝人才輩出寫朝廷用檜曰國朝崇儒重道變故以來士人雖陷敵者往往能守節義乃教育之效也上曰然三代之季學校不修故當時士人多無名節今日若不興崇學校將來安得人才可用耶　秘書丞嚴抑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舊有右文殿秘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深慮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仰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

前司寨爲之上自書右文殿秘閣二牓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即直秘閣陸宰家録所藏書來上何俌龜鑑藏書求書制禮作樂使不於此而汲汲焉則將蹈漢人馬上安事之陋習而守殘補缺重爲來世之嘆昧東都熙洽之儀容而播棄于河海亦豈盛世之事矧秘書三館書籍經史凡所謂典章文物者盡入于金也哉　是日賜喜雪御筵于尚書省初復故事也

甲午以郊禮畢恭謝景靈宮乙未亦如之又命内臣恭謝萬壽觀神御

丁酉哲宗修容魏氏贈婉儀　右宣教郎權勅令所

删定官丞仍面對請增太學弟子員詔增二百仍句容人也

己亥奉國軍以節度使金房開達州安撫使金州郭浩來朝命坐賜茶　皇兄寧遠軍承宣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爲寧國軍節度使　起居舍人劉才卲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院宗正少卿陞㧑權尚書

庚子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秦熺權尚書刑部侍郎周三畏並落權字　詔故左朝請大夫右文殿

修撰崔縱例外官其家一人以尚書省言縱奉使異域身亡理宜優恤故也

癸卯有司進呈賜北使弓矢上以其不精工命出内庫所造者賜之翌日諭大臣曰此朕自指教雖軍中人亦未必能之賜予使人不能覩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遠人知所畏服

甲辰武徳郎楊庭特換右通直郎庭政子以川陜宣撫司策試如式也

乙巳太師秦檜辭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會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宜服異恩無守沖節檜每生日四方獻壽者金玉爲不足至于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爲侑錫賚踵至賜教坊樂佐酒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嬉笑聲徹髙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其夫人王氏使人候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論者謂檜歎其不足以相副也嗚呼深哉自檜每生日已下並以趙甡之遺史本文修入

權尚書禮部侍郎叚拂兼實録院修撰

丙午侍御史李文會言金國遣使禮意至厚宜嚴戒有
司討論舊典精加補緝以稱陛下和好之誠從之
己酉大金賀正旦使副左金吾衛上將軍右宣徽使完
顔瞻秘書少監馬諤見于紫宸殿金主遺上金酒器六
事色綾羅紗穀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瞻
金主大父行也故事北使跪進書于殿下自通好後金
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
道其主語問上起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瞻等既見上

謂秦檜曰今汝使人來大體皆正其他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檜曰所以然者由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安得如此

臣謹按紹興三十二年張忠建乾道七年烏烏凌阿天錫淳熙八年賀生辰人使皆爭進國書事而日歷載徐嘉待罪狀但云請近上臣係受書而已熊克小歷乃云忠建欲以舊禮受書楊萬里撰虞允文碑又云天錫進書既不肯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皆不得其詳龔頤正撰范成大行狀又云隆興再和名體雖正失定受書之禮上帝悔之乾道六年五月遣公起居郎充所請使公客早奏具言啓書有曰抑聞附請之詞欲纔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然亦不云舊禮如何今以日歷會要大懷忠入見儀注及晁公忞敗盟記參攷之進書之儀大略如此

故掇取附見以補史闕若遂畧而不書則後世將謂有不可書者故當記其寔也或可移附紹興三十年二月

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荆館賜宴既至驛賜被褥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客省賜茶酒垂拱殿宴退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游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菓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花餳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御筵遇立春賜壽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食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果弓

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贐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又翌日班荊館賜宴遂為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每北使至館即出内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即取償自是以為例出内庫錢付驛市不見于他書今以三十六年七月癸亥宣諭聖語修入按日歷澄受命館客乃在十四年五月不知熊克小歷何以繫之此年姑附此更須詳考惟敵使朝謁稱謂乃與伴使往來視京都舊儀則有不同焉日歷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六日接伴使洪邁等奏接作變

吏舊例十四事三月七日閤門客省奏北使朝北禮儀三月二十五日館伴使徐嘉等奏館伴吏改近例十四事並詳見本年月此不別出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等臣遣官過淮交割事畢取旨推恩于是所遣官六員各減二年磨勘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三十三年六月甲子申明指揮修入是歲宗戚子賜名授官者十有五人諸路斷大辟八十八人關外初行營田凡一千三百餘頃初申嚴淮海銅錢出界之禁而閩廣諸郡多不舉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舟重風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

不敢問此據湯鵬舉義附入二十六年五月甲子再降旨申嚴　金主亶初頒皇朝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倣中朝間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投之遠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强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則與古制異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五十